

182

10

24

大金蓮之姪瓶兒以其有子也。今樞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爲瓶兒之續。是作者特爲瓶兒餘波。亦如山洞內蕙蓮之鞋也。

上文寫如許諂媚之奸臣。此回接寫金蓮吃粥。真是罵尽世人。

王三官闕桂姐與西門爭一妓人也。乃一旦拜爲乾父。猶貼其母。則西門之暢人事哉。此西門將死之兆也。

道暢發于夏。卽有秋來。况

西門拜太師乾子。王三官又拜西門乾子。勢利之于人。寧有尽止。寫千古英雄同声一哭。不爲此一班市井小人哭也。其

亦所不忍之
西門竟以
其暢天理
人多暢

意可想

百忙裡即收轉李銘者。爲後嬌兒拐財作也。

此回寫月娘嚴緊門戶。反襯西門死後疎畧。真是不堪無禮之至。

處以玉樓襯金蓮之妬固矣。然處必描玉樓慢地走來。花枝般搖戰的。走來或低了頭不言語。低了頭弄裙帶。真是寫盡玉樓矣。

寫西門告月娘露枕。爲翟管家埋怨却用月娘几語一襯西門疎畧。一襯月娘有心也。

寫伯爵必用十二分筆。描其生動處。皆然又不特此回之

寫安枕來拜處。在西門飲酒赴約之時。蓋屢以點綴其花酒叢中。安枕無憂。不知死之將至。正是作者所以用安枕一人入此書之本意也。故安郎中乃念經時之木魚。必隨時敲之。方是用他得着也。

上回月娘掃雪時。諸人已全合矣。却用玉樓上壽一總。現其酒令便知。此同安枕送梅花來。春梅將吐氣。諸人將散。又用玉樓生日一總。信乎玉樓是作者寓意之人。蓋高踞百尺樓頭。似罵世人。然而玉樓生日特接下一回暢寫之。蓋爲清明之杏。特七出落。而在懷李公子地也。

四盆花紅白梅花爲弄一得雙之春梅作照。茉莉者不利也。華黃者新姨也。蓋不利金蓮也。

語低頭
子乃出
賤相也
月地

寫王三官醜絕總是爲假子罵尽也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搗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詞曰

掉臂登肩情態炎涼冷煖紛紜與來關緊長兒孫石女
須教有孕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俱血爹媽
也向何親撥轉冤讐不認放声一哭

右調勝長工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

東京兒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

門夜上鎖二句非寫此日月娘好處乃寫西門死後月娘日夜

全然不顧之罪也以此故濟陰進之時日雖香丟下許多婦女

一等可殺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著敬濟要往後樓

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登門戶凡事

都嚴緊了所以爲西門死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尙不

露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迷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

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

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昔日棒槌打搗鬼之時

恨今日瓶墜簪折如意不量猶欲私棒槌以惹嘲宜乎受辱使金

蓮將翡翠軒中發源醋意至此一齊吐出然後知王六兒打搗鬼

必用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槌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

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要替爹搗褲子和汗衫兒

哩那秋菊使性子秋菊一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

多掃人不少
秋菊爲計全
丈夫之老祖
何

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嚶耶嚶怎的這等
生忿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乚兒就不肯與
將來替娘洗了這裏腳教拿甚麼搥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
使乚罷春梅使秋菊秋菊終來這藩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裏靜忽然聽得了
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絲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
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罵申一姐以此一言這春梅一冲
性子春梅又一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春梅那個是外
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乚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
了一語見血所謂與金蓮一鼻孔出氣者也如意兒道耶嚶耶嚶放着棒槌拿去使不
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趙韓媽在這里替爹漿
出這衫子和綿綢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
洗雨下兒着就驚上許多話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
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金蓮又來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
主子只此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一語又見此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
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
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
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門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
淫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
誰來後吃者討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
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只是此一語可知葡萄架如意
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秋之吳越也這金蓮不
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

住。只用手握他腰。

是仇極處却是痴絕處。天下有痴兒房中。雞犬皆能生子者。哉。寫妬婦真寫至骨。 虧得

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恥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

這里還悶的聲喚。

忙時亦你來雌漢子。你在这屋裏。是甚麼人。你

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

又提一个可

兒前身。如意爲瓶兒之後身。此蓋將前後文氣一齊串入。使看者

放如箕眼孔。一齊看去。方知作者通身氣脉。不是老婆舌頭而已。

也。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甚麼

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

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

句句是瓶兒故妙

成起精兒來。老婦成年

拿鴈。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走的走將來

說道。他不得。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里亂些

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裡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甚麼起來。總

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

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

却如此寫妙絕

我在屋裏正描鞋。又接葡萄。你使小寫來請我。我說且倘兒去。極在床上也未

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提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脚

腿。上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不與

把棒槌。匹于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个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

等着與爹搥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

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胆。降服人俺。每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

什麼兒。壓折輪竿兒。娶你來。却無老。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

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刺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

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心裏

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直自守靈夜對月娘說後

後撒發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

方吐也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采膿帶還垛在我身上舊心事又是打鉄

處皆是所以始終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

文字如暗絲通引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

前花黎胡肖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恥的貨人

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

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補出根語到晚夕

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

起來就是個人慣的淫婦只該了頭通茶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

子或亦漢子有撐頭獲腦爲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恥的便連忙

舖裏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也爹進

屋裏燒紙去見了頭老婆在炕上擲子兒就不說一語兒反說道

這供養的臨食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

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收進去

說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又補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

淫婦唧非活人妻乎特就這等餓眼見爪皮不管好反的都收攬

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挑行真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

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遠瞞着人搗鬼張眼留睛的你

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此是舊恨那大

姐七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姓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又結到

後那玉樓听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到的這等詳細總反觀金蓮道

可收得
婆家令
好比也

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王樓道原說這老嫗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說兒成不的他不着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饑苦的個臉黃皮真瘦的乞乞縮乞那個腔兒毛青布衫吃了這兩年飽飯就生事兒瞧起漢子來了卿來西門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扁出個孩子當誰的又結到此總是點水歸源玉樓笑道你這六了頭到且是有權屬地說妙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擊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响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就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所吳月娘接着香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是甚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話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前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過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沉默塚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精已泄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米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就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苗天季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

了告天過
下筆
容我

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有藍任氏在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看總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甚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

事有些三慌了火燎腰揀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

說一場

月娘說西門正是反觀自己深心

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

備怎隄備人家悄七幹的事兒停七安七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儀走七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三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說金蓮亦是自道你說世人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叅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九點眼淚情文

飛舞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磕頭必須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

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

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

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罐酒兩腿火燻兩隻鷄十隻雞又并許多油

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里答應正

在所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

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忙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

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喧

的叫俺房下就先說房上喜鵲房下說話一笑只怕大官人來家了真有此事非假說也

二哥哥言久不見你還不快走了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

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又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

下飯酒米裝在所檯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

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叔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

東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

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

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許久未寫伯爵

甚冷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去你戴着等他

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又是暗度下文西門無子敬說

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

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七何如西門

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

樣似實乃
說任性

水王金
家身弱之
候着也

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刻面堂又有扯之
者少頃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描灰線
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蟒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
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抬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
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
吳蕙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卓兒
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筋兒請你姐夫來坐七夏久
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炕把酒來酬因說起一路上
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
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道老
先生爲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
事故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裏差人來問了兩道
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
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所上站立如今他進來二人跪下
請問老爹几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
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
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
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
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几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西門
慶道既如此你每自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
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
灯方散西門慶往月娘屋裏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

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

兒來請接西門慶這里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鐺

南酒差玳安送去老太上補生日之礼又緊接文字千里合筭如

寫出一生口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所上設下

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

請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盪頭伯爵便問

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先問一句下文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

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

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

來迎至所上敘礼畢道及轉降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

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

備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权住着哩更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

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公令

日所延某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閒不好

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

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備一熱又是

春梅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二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

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礼畢各敘寒溫茶湯換擺各寬衣

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爭象板玉

阮琵琶通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

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

分付收了家伙，就住前边金蓮房中來。一話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洗，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被窩中挨上素体，枕席上緊貼胸前，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哀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肅。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擲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倒，身快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美哉佳品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裏，看你瞧了罷，省得冷呵。」的熱身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蓋為上文無西門慶听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兒，誰似你這般。」我于是真個弱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也一口，一口都咽了。又為下文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呢金蓮道：「畧有些鹹味兒。」呢你自去茶與我些壓上。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過來。」向床頭扯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几个，放在口內，纔正是。

荷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盞露一杯

看官所說大抵妾婦之道

道出主意

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怒辱，始不為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為也？是夜西門慶與婦

人盤桓無度，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子戶上江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甬隨即扣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

人早來邀請，凡三四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

來拜。出門時必用一人來作臉是前後大章法總備的西門慶整

成酒肉朋
正是用物
娛沁肉朋
作者有

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之俸繫金鑲帶穿白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所敘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几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尉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必到學生與朱松泉錢雲野黃泰字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來謁者無非借地請客所為酒肉朋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几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月日學生送分子過來須臾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所上

風霜古山河礪礪新前後兩聯寫得世家可嘆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礼畢尊西

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奉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席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

兩名小僮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可慌的王三官官令左右後邊說可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

西門慶進內可西門慶道賢契你引導引寫西門慶叔詐于是進入中堂

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

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礼請大

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

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撞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

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也如何
又蒙大人賜將礼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
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礼胡
乱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
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情事各有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
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
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
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爲世家不肖子弟放林氏道你叫他進來
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
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正待還下礼
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礼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礼林

氏道好大人怎道般說你這大職級做不起他个父親子故注

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

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這一個假子與蔡

其母論之固但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

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意應承但令即賢契賦性也聰明也字如

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

倒不必介意謙處純是應承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

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礼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礼

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

正是常將歷善欺良意權作殘雲殘雨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遙見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延到他書房中獨上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俺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白纔說是兒子的賤號又附入下文月兒文內西門慶便一声兒沒言語擡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又照管林氏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并厨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

原來婦人還未睡纔擡去冠兒挽着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茶

烹玉蕊香裊金猊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

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茶芽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

梅脫衣解帶以春打發上床婦人在灯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

牀並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着春雲撲在懷

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厮溫嗚咽其舌不一

時甜唾融心靈犀香透婦人不住手下边捏弄他那話兒門慶因

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

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

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兒觸今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盼不

到枕边眼淚不知流了多少爲西門慶兼爲敬濟耶落後春梅小玉兒說我

短嘆長吁晚間圍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

通廝脚兒睡為得隻上我的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

如何雙寫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

身上偏多是瓶兒婦人道罷懣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

鍋裏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密調油也

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一敘却是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

同烏眼雞一般今日都往那里去了止是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

那風裏揚花滾上滾下又一敘方如今又興起如意兒賊怪刺骨

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

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匕你為官為宦傳

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

也又是明將三人文字一總見所為三人原一意貫通故于樞打

金蓮口中一敘至此又用金蓮一總合看官一氣看去勿分那

三人看也○又金梅在一處生死不離瓶兒意連西門慶道罷懣

如意斷上續上在二段內寫又是一部大章法

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

頂撞你你高匕手兒他過去了抵匕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唧

噥說的倒好聽絕妙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高兒法脈學你對他說

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

寫出貪心與月娘一樣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

所以起皮襖之爭也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

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住那邊睡非為別的

道我不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里
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了頭所的好鄰声
儿句說得西門慶急了接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一句怪小淫
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可知適纔是隔山討
火那話自後插入牀中接抱其股竭力搗礪的連声响噥竭力三
拿誰領工錢一面令婦人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
爲之竭力即一鼻出氣與葡萄架一樣章法方見婦人道怪奴才不嘗着你好上天
管着如意與瓶兒如意與瓶兒一鼻出氣婦人道怪奴才不嘗着你好上天
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边去他
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又對瓶兒初時只不許你悄西門過牆教語偷與他
若不依我打听出來看我嚷不嚷我就擯兌了這淫婦也不差甚
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臉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話

瓶兒所爲千年怕麻繩也你這瓶兒行實手首其來有具
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文宇說的西門慶笑了

當下兩個端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龍烟世所稀

嬌嬌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
時把塵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好床一
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樓着他脖子只顧揉搓一語教西
門慶兩手扳住他腰妙教字板的緊此句乃金他便在上極力
抽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如此出婦人
便道我的達七等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

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得緊兒的又柔軟又得全放進所謂不肯留却不强如這托子硬硬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兩個試又爲後生子匕看好不好日相約一針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抬了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以春梅結其打貓品肅一同對爹還沒起身教他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開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窓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上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的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附花四盆以供清玩酒二罈少助待客之需希荒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房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春梅于此一提及西門將死矣又弄一得妻不云春梅臉上一紅一白此處已爲一照一盆茉莉言不利子一盆新更言春梅即日爲雨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

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入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放藏春鳴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掃雪以後王樓上壽起此又玉樓上壽玉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樓同終始一部之人信乎爲作者自喻

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保捧着盒兒
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
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一絲不亂頭緒紛紜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

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又照管一處文章伯爵扭頭回看是李

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

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

一個閑漢撥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个

頭把盒兒撥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

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遞來央及二爹一

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

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几年如

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

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啣冤沒處

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有美言兒說

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討緊

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兒就往宅內答

應去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噯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

風叫了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

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

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

四个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去了

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的小的心裏怎麼有个不

去

七十二回

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个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
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
總一你央及我這些頑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
回去你是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些和
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礼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
罕也尽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礼收了討出三十文錢
打發拿盒人回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
院門首捶的門環兒响說道蔡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書
窓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
秀才即出來相見敘礼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
爵道敬來煩賣大筆寫几个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
月請宅內他娘們坐也玉樓生日妙甚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
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
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又
兩個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衫子去頭里琴童來取門外
韓大娘和孟二娘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又是溫秀才道
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如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
再寫上四個又是請黃四孀傳大娘韓大孀和甘縣計娘子的我
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寫
如面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
門裏去在所上看收礼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
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

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卽帶了李銘過這邊來
西門慶蓬着頭只在所上收札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
來唱諾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甚麼西門慶
把安郎中來央免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
口是戲子是小優先問戲子活賊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
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
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三句得神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
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甚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
纔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孀
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今早到我那里哭上
啼上告訴我休說小的姐上在爹宅內先提只小的答應這几年

一字兒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自己
話你若動上意見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又教過親自
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李銘
站在榻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所鬼兒一般肖與前在榻子傍看
看一人說話听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
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馬踏遭官刑據
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
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恥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
里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哭得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
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

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再人情

銘你過來自古穿着衣抱黑桂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

也要謹慎些。真是活跳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

了西門慶沉吟半响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

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

爵方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

兒弥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

兒送與大娘瞧去官情後日去不成。又一頓控寫實和你說明日

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

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果子

兒再來看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盒出來

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

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友請

嫂子走匕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

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邊說

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九句罷了當言噴拳不打

笑面如今時年尙个奉承的。可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二分和

氣。可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可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

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又總伯爵你答應

他几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

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都了匕。收李銘益爲收

自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对三媽說說着只見來

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祈麻子得意事時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昨日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蝻蟲螞蚱一例僕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厮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碍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官他不成得意語正是喜其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个礼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礼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

想忘美

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

兒來了不會來去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來李錦一着見吃飯一个韓佐一个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边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炕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夫幹了事晚間來坐匕與你三娘士壽磕个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个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知己語偏長

莫負相欽重

明朝判草堂

七十三回

夫吹簫之憶直追至內室乞恩時故金蓮不貢也

玉樓生日自掃雪後一寫至此又一寫蓋言去年花開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也又是前後章法

新試白綾帶已爲後文一死作地而不憤憶吹簫之後金蓮復來蓋又爲撒潑一回作引總之自瓶兒死後至此後撒潑總寫金蓮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玉簫留菓子蓋爲下文過舌地也

此回方將寫玉簫一人之意說出蓋書童附瓶兒而私玉簫然則玉簫又銀瓶之對且玉簫爲西門傳遞消息之人今加一憶字則水流花謝天上人間已有無窮之感已將上文無數用玉

簫處一結下文即用玉簫皆吹落梅花吹散殘春非復如上文之吹開消息故用一憶吹簫看者止知復點瓶兒不知却是結束玉簫不然玉簫乃特特用筆寫出之人與春梅同例齊等不一結束豈成筆墨有此一結後文便可輕輕收拾於翟管家宅內去不嫌簡畧不然後文寫春梅好還是收拾玉簫好此文字苦心處無如人盡埋沒他也

以上凡寫金蓮淫處與其輕賤之態處已極不爲作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內寫其十二分淫一百二十分輕賤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終卷再看也如把手在臉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癡在影壁後黑影裏悄悄聽覷又

又字至此化矣哉

不憤憶吹簫却用幾番描寫唱笙簫實時一番描寫西門吃酒進來金蓮聽覷一番描寫西門前邊去金蓮後來又一番描寫極力將金蓮寫得暢心快意之甚驕極滿極輕極浮極下文一激便撒潑方和身皆出活跳出來也文人用筆如此細心費力千古知心却問誰哉我不覺爲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

玉簫轉子兒正是結出此回特爲玉簫結文不爲瓶兒明眼人自知後用玉樓不許玉簫近前又是作者特重玉樓以襯金蓮處又自言結住玉簫不寫也

此回特寫春梅與西門一宿與收春梅文字一映爲後文之春

梅出落春信又結西門慶之春梅也。夾敘秋菊以上與無數打秋菊一總爲含恨地也。總之此回俱是照後作結的文字看他一路寫去有心者自見也。

五戒轉世又是西門轉世之影看他有一語空閒無謂之文乎。

梵僧藥叉加白綾帶已極淫慾之事不爲下文更有頭髮托予在他文字必用十二分滿足寫法。

寫生處只在一二語看他寫金蓮狂淫止用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現與品王文中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一語活現皆一樣筆法也。

此回用伯爵說吳大舅爲都根主子已爲後西門死伯爵囑

金蓮語作照

金蓮說孟三姐好日子不該唱離別之詞又是作者明點此回玉樓生日爲收煞之文也。

數果子又爲打迎兒數角子遙對總是收煞之文。

丙云去年玉樓生日還有瓶兒不知明年玉樓生日已無西門止有敬酒酒醉作鬧以反照二十一回丙玉樓生日信乎作者以玉樓綱紀衆人也以玉樓生日起結諸回文字也須放眼看之。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慎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為多情
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

之詞筆寫詞
也批為真多
妙哉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
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熏觸甚為春梅一透消息忽
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
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
奉引賀敬比十兄弟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
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嬌兒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
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
兒來與玉樓做生日玉樓生日起掃雪以後發事方濃月娘在上

一總為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裡拿
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
圍用倒口針兒捺縫的甚是細法此際芳心預備晚又要與西門

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

與他正中下懷故作這婦人連忙收過寫出一面陪他坐的薛姑

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日子日空心服到晚

又與官人在一處骨情一度就成胎氣越滿許越今後你看後邊

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

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見安在裏面帶在身邊當情

就是男胎好不雅馴更妙總是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

靈應你乃不
凡介和尚
出系

符藥藏放在箱內拿過曆口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
了三錢銀子送與他是金蓮說這個不當甚麼拿到家買菜吃等
生胎之時我尋正絹與你做衣穿與月娘對照金蓮可薛姑子道
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錯詞總是現身前者
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
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責人甚明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
家行好事救人苦難自己之孽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
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不是瞞他正薛姑子道法不
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
多少錢掙了一半與他繼罷了補出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和心
又重白道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白道到明日死後被毛

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恭了靈點明爲下方歸後邊來約
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裏請眾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先一
安頓三姑子大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
孟玉樓上壽方是不一時瓊漿滿泛玉蟾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
粧玉琢二月春光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眾姊妹敘禮安席
而坐陳敬躋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與玉皇甫中來醉後
就在傍邊坐下厨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眾人纔吃酒只
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月娘娘收了就
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
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

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孫不得心中

痛酸眼中淚流文字只是朽木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

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玳成連理不會月娘亦驕極矣潘金蓮

已見于此却是不知有瓶兒死者然則牆頭物已盈囊樓下物又

封鎖今日又暢極矣寫此一曲與憶吹簫反照正是刻骨寫月娘

處韓佐道小的記得總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

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月娘方云此玳西門乃憶吹兩個小

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為

我腿湘裙杜鵑花上血曲下一路細點此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

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

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淫態月娘不爭說道孩兒那里着人

是在今幄中坐著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

兒那里計杜鵑花上血來已說人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

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里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

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隨那

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曲曲寫出須

與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總月娘

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上和

他大奶子去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

陪他坐坐兒我就來可知炕屋安桌是安頓當下金蓮和李嬌兒

就往屋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

來了六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

你分付厨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

豎有春梅向日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

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反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

下没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

生溫秀才道豈敢與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

來四人圍煖炕坐定來安合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灯下看見

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幘

峨揚鬚鼓簍金碧掩映蟠在身上極力說了一跳寫盡小問哥這

衣服是那裏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又寫盡小你再瞧此

是一猜是那裏的此句又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

意是猜是那裏的此句又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

就送我了送了奇甚借至此書此是一個大分上足一伯爵極

口誇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此句是一

此也穿到明日高轉做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

過界兒去哩更妙此又是一意言將來說着琴童安放鍾筋拿酒

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

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

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

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

一下罵道你這狗才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叫孩兒

們打了戲處是生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麪來西門慶讓

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鸞叫吳大舅分付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所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爭排雁柱款定冰絃唱了一套叫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是冷謂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厨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几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厨役二名茶酒上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葺的事要在大巡手裡題本望姐夫明日說上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

有此文理
是批少
担烟說
者笑信

打恭的留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已為吳大舅便後文死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傢伙進去上房內擠着一屋裡人聽一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裡去了金蓮入却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寫出有心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西門慶道愛又站立蜀王樓兩次上口却用金蓮兩次站立此處夫西門慶猶為潛踪者所察况瓶兒之疎畧乎至金蓮兩次立此皆是王樓生日作者蓋言生也不辰每逢此等入當路而立使我几乎不生益此意也試將掃雪後王樓生日文字合此回玉樓生日文宗比類一觀便知用筆深意故此書豈可使粗心人看也

看看

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窓下听觀爲後文海氣作引只見玉簫站在

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她怎的不見處上點王蕭明眼自

知金蓮道老行貨子娘每面云行貨奇絕他害身上疼往房裡睡去了良久

只听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又不曾唱

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鴦浦蓮開寫浦蓮開非復

蘭塘舊事矣他總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忘八子不知叫甚麼名字一

日在這裡只是頑耍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

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煖炕

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

枝扯葉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忘八子亂騰七的不知

依那個的是與上文金蓮不憤語一氣接玉樓喊了一聲扭回頭

看見是金蓮此處玉樓心便道這個六了頭你在那里來猛可

說出話來倒說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

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總爲後文下線也金蓮點着頭兒又

一樣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膿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

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又

提出寫不淫態什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

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淫態可是你

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蝶子兒沒了王屠

連毛吃猪你日逐只味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

罷了一個大姐上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又從月娘可可

兒只是他好不憤在此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

第一行書
七十三回

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
心裡格地上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歡喜的你要不的只
他那屋裡水好吃麼不惜處又在此然則說瓶兒處月娘道好六
姐常言道好人長壽禍害一千年是月娘亦為所動却自古鑑的
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
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
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這個
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尚官那日你没對着應二和溫菴說是金蓮不
是月娘若是月娘亦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
能清記却不說出也不怎麼的到明日每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
又說到
見死是一快如意寵又是一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輩說的

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踢他那淫婦西門一溜烟跑了
走處是最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
得意處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得意處如面一時月娘見他醉了巴
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听三個姑子宣卷于是叫小玉打個灯
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又寫玉簫○夫
門矣今古穿廊中是八室矣總是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
痛恨不辰生于淫邪在座之日也
向金蓮道我猜參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訓意
語語他先睡等我慢上進去今而後左顧右盼再無六姐房可以
不敢爭衡故此一時得意極這玉簫便道娘你等上我取些果子
矣為下文誤王子日作反對兒稍與奶上吃去三章約中
于是走到床房內拿些果子兒與婦
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

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春梅向窓眼

望裡張觀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樓着春梅做一處頑耍發動

矣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裡將果子交付秋菊因問姥春梅

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他果子好生收在揀粧

內又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

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人又一總蓋寫金蓮今日得意殺

也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雪滿小園花當中放着一張炕

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听他說佛法只目金蓮笑掀簾子進

來使人回想又竿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去了你不

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裡要打你月娘又是不見此日金蓮

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自云非復向月娘道你頭裏話出來

的心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打你打狗不成俺每倒

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後文卿試金蓮道他就惱我

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自誇正景如七分付的曲兒

不叫唱又奉承且東溝犁西溝霸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

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再批玉樓却是人也不知死到

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作者結文正意意殺之金蓮庶知下文撒潑

之金蓮方不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我還

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七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又借人

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到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娘來說年時孟

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几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

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

夫哉

第一回 七十三回 二

之馬玉樓
曾僮染金
漢以莫信

依真乃卷漢
手此等言語
可與西門
何可笑也

他爹几句搶白的那个急了赶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
的姐儿你隨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局外人想必每常
見姐儿每都全儿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儿漢子的心怎的
不恠切个兒又借一孟玉樓道好奶儿若是我每誰嗔他唱俺這
六姐儿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个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
那个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我
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廝乱了這半
意是層上意殺金蓮出落也爲得楊姑娘道我的姐儿原來這等聰明月娘
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見唱老婆
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
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個

西門固未常惱也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

了這個了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

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儿你今後讓官人

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个徘徊之意一

个熟矣儿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个有个不想不疼不題念的

又爲六房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个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

婆做甚麼抬一个滅一个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儿

胡乱帶過斷儿罷了只顧帶几時寫明百日西門死期至矣楊姑

娘道姐儿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儿過了這

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几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

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得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香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于轉世爲東坡佛法。此書內入東坡奇，絕又是幻化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果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炉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炉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肖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寫玉肖總爲後文描寫，然此回總寫撒潑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里，又不許。」

王蕭近前，看自負氣不屈處。一連反贏了金蓮，凡六鍾，金蓮坐

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總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撿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烤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倒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甚艷。我吃了。」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搥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此處是寫春梅影，蓋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寫春梅也。

司者惟有
可憐人自持
面之幸印
子礼真令
愛再讀作
心旁

噫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誑人刺心的

亦是此處

影子後合恨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扯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

兒揉眼是寫婦人來遲夜深非猶美人春睡圖婦人反罵秋菊恁

奴才你睡的甜也兒的把你叫醒了總得是夜因叫他你頭上汗巾

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也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看

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灯往那邊床上尋去尋

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上拾起來其淫清可想又婦人問

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

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

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

這春梅連忙告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炭在火

鍋裏與就是茶湯潌蓋乾淨沸也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着

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如何打發

着打發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

梅我頭裏袖了幾箇果了和蜜餞是玉蕭與你姥也吃的交付這

奴才接進來你收了又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

秋菊問他果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

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

在揀粧內那個害饑渴了口吃他不成描寫蠢虫總為婦人道

賊奴才還漲漲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

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土打

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臉臉彈子倒沒的還礙了我的手那

他的手
沒他

上少
墜子

見他
眼紅
夜裡

乃至不肯打其臉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頸到

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

吃了不是你實也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

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說不醉正是醉我難道醉你偷吃了

一徑裡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問人却是那春梅道娘清省

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掬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

子裡哩高金蓮一籌在此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掬秋

菊慌用手撇着不叫掬春梅一面扯起手來果然掬出些柑

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

才你諸般兒不會相這說吾偷嘴吃偏會真寔寔犯拿住你还賴

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情省白醒和你算帳上

難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情省白醒然則又春梅道娘

知是醉高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話又活是醉話故妙

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叫個人把他賣辣也

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惧怕些甚麼閻猴兒似湯那幾棍

兒高金蓮一籌處又在此他總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

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厨下去了春梅處上伏寫秋菊亦處婦人把

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果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

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她吃這春梅也不照接過來似有無掠

在袖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

甜行貨子高金蓮一籌留與她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

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又是將上床也叫春梅撥進坐桶來澡

了比是將有事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

偷來之菜
此之至此
又似西門
不貪負困也
等文法令
難解

日也有三更了將半夜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裡見桌土

銀灯已殘從別了一剔是殘夜情景是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

睡正是解鬆羅帶褪却湘裙可有杜鵑血乎上床鑽入被窩裏與西門慶

並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不

起是婦人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總行房不久春梅在西門家惟此

心中三字此一句與收春梅時相照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

收俱留在守備府中寫之為後文喪命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

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躡身在被底把那話兒用口吮咂挑弄蛙口

吞括龜頭只顧往來不絕漸上引西門慶道猛然醒了便道怪

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纏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

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

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

不依西門答云看我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襖

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替他繫在腰柄根

下繫在腰間拴的緊它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道我吃了總為

遙須與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蒼稜跳腦挺身直那

也比常更長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婦人龜頭昂大兩手

搥着牝戶往裡去須臾突入牝中詞又婦人在上一八而直坐下

難進易入之謂也婦人兩手按着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

其腰在上只顧揉搓上云夫人蓋已到此云揉搓即金蓮所云

也只硬揉搓者蓋不被托子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七你取我

的挂腰子墊在你腰底下正在只顧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

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所云操

在此消幾探那話盡八亦是操搓婦人道達上你把手摸上都全

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反問人可想亦如

我醉不醉我不如人自在西門慶用手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

不自在已反欲知之妙西門慶用手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

髮止剩二卵在外帶子亦心中覺翁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

急的慌只是寒冷自不得拿灯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直喚後

去矣故云趕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

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我小肚子七八頂

到奴心深淺自知是到心又道你揀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

一覺行脚奈何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上揀着那婦人把舌頭

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朱官睡着

化那婦人燒身苦心揀亂于是兩手揀着他肩膀一舉一坐

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婦人叫親心肝罷了句六兒句的句

死了句一路不接續語神化之極蓋正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

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上把腰拔緊了婦人至此勢一面

把奶頭叫西門慶啣淫極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泄下婦人心頭小

鹿突上的跳作者何處得知可至時四肢困軟香雲擦亂淫婦那

話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回品玉婦人用帕抹之說道我的達上你

不過却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要罷婦人道我的身子

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相與枕席于床上

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釵照

一對天生連理人

七十三

